

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丛书

第3届

老舍文学奖 获奖作品选集

中篇小说·新人佳作 [卷]

黎 晶 张东茂 主编

■ 中篇小说

- 香歌潭 曾 哲
- 十周岁 程 青
-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徐 坤
- 女 工 毕淑敏
- 过滤的阳光 衣向东
- 半个月亮掉下来 刘连枢

■ 新人佳作

- 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尉 然
- 故人西辞 毛银鹏
- 如厕记 吕 不
- 改变直线的三个小时 张 桦
- 好人如何，罪人又如何 刘 春

台海出版社

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丛书

第 **3** 届

老舍文学奖

获奖作品选集

中篇小说·新人佳作[卷]

黎 晶 张东茂 主编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三届老舍文学奖·中篇小说 新人佳作卷/黎晶 张东茂主编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05.2

ISBN 7-80141-382-2

I. 第... II. 黎...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②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8603 号

书 名/第三届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选集—中篇小说·新人佳作卷

丛 书 名/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丛书

著 者/黎 晶 张东茂

责任编辑/谢 香

装帧设计/大象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/台海出版社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/河北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/16.25

字 数/380 千 印数/6000 册

版 次/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ISBN 7-80141-382-2 定价: 25.00 元

台海出版社

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: 100009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第三届老舍文学奖

中篇小说获奖名单
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：（按得票多少为序）

《香歌潭》/曾 哲

《十周岁》/程 青

中篇小说提名奖作品：（按作品首字笔画为序）

《女工》/毕淑敏

《过滤的阳光》/衣向东

《半个月亮掉下来》/刘连枢

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/徐 坤

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新人佳作获奖名单

新人佳作获奖作品：（按得票多少为序）

《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》/尉 然

《故人西辞》/毛银鹏

新人佳作提名奖作品：（按作品首字笔画为序）

《如厕记》/吕 不

《改变直线的三个小时》/张 栏

《好人如何，罪人又如何》/刘 春

第三届老舍文学奖

主办单位

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

评奖委员会：

评委：雷 达	吴秉杰	孟繁华	孙 郁
解玺璋	贺绍俊	杜芳伦	陈建功
崔道怡	张守仁	王必胜	李洁非
季红真	卢民峰		

编辑委员会：

主编：黎 晶	张东茂		
编委：黎 晶	张东茂	李 青	王升山
章德宁	杨晓升	孟亚辉	高玉琨
安 然	傅 伟	霍文娟	

序

黎 晶

第三届老舍文学奖，经过终评委员会的认真讨论，于2005年元月13日上午，通过无记名投票，终于浮出水面。除去长篇小说和剧本，这里收集的11篇作品，都是这次文学奖诞生的“骄子”。

这些作品，题材广泛，贴近民众，贴近生活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创作手法上，有现实主义写作，也有“前卫”味道的写作。我觉得大体上是属于那种思想性、社会性、文学性、可读性兼具的作品。有的作品能够让人感受到作家的人文情怀；有的作品写得很有神韵，很出彩儿。有的作品具有人文地理意义，有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，可谓异彩纷呈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老舍文学奖增设了“新人佳作奖”，获得这个奖项优秀作品奖的两篇作品都

是处女作。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常讲要“出精品、出人才”，这个奖项的设立，可以看作是一个很好的举措。从这次获得优秀作品奖的两部作品来看，虽然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新鲜感，及探索精神还是令人钦佩的。评委们的评价也是不低的。可喜可贺。

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个集子充分展示了北京文学创作队伍的实力和发展潜力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，它应该是一道吸引人们眼球的好风景。这才是“江山辈有才人出，万里河川如画图”。

我乐于向您推荐，并希望它能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您的枕边书。

2005年元月

目 录 CONTENTS
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

- 香歌潭 曾 哲..... (3)
十周岁 程 青..... (42)

中篇小说提名奖作品

-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徐 坤 (113)
女 工 毕淑敏..... (175)
过滤的阳光 衣向东 (272)
半个月亮掉下来 刘连枢 (327)

CONTENTS 目錄

新人佳作获奖作品

- 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尉 然 (411)
故人西辞 毛银鹏 (435)

新人佳作提名奖作品

- 如厕记 吕 不 (463)
改变直线的三个小时 张 栏 (483)
好人如何,罪人又如何 刘 春 (492)

第三届老舍文学奖

中 篇 小 说

获 奖 作 品

■ 曾 哲

香歌潭

► **南**部边疆，跨云贵高原东南一个角的地域叫广西。那里南临北部湾，大陆海岸线长约 1500 公里。西南部与越南交界。

1990 年的夏季，我打着绑腿背着背包，独自游荡到西南时，在广西中部的大瑶山冲的古陈村寨，住过一段时间。

大瑶山腰半坡有八角林，林中少草多异香。不管白天黑夜，走累了睡在树下，毋须顾忌蚊虫骚扰，这里是它们的禁地。林树上的果实，木质骨突，呈八瓣轮盘星芒状。采摘后用开水烫一下晾干，红棕色，香气甚烈。其果，声名赫赫，正是我们的厨房，烹炒五味常用的一种调味品。学名八角茴香，北方人称大料。遮腥去膻，最是它的专长。

再往深下走，是老山。多泉的老山箐沟里，有一汪水潭。瑶族乡亲们叫它：歌潭。就是欢歌洗澡的地方。

歌潭的水源，来自崖上溶洞里的泉眼。很大的一部分要流经八角林，水中就携带了袭人香气。因此当地百姓把歌潭，也叫香歌潭。

说山，说潭，先得说海。我是从海那边过来的。

二

是在南海滨城的一个小旅馆里。

傍晚，浓稠的海风，从窗户流进来，腥咸吸落在肺叶，让人心率加快。汗就没完没了地淌。对床那家伙，干巴巴的。长长的脸，松懈的肉皮，很像骡马的面孔。随便一瞅，就得四五十岁。他半躺着靠在被擦上，闷热的天气，似乎对他没丁点儿影响。他刚进屋时，一双干蚕豆皱巴眼儿，没少打量我。几句哪来哪去的客套话过后，再没言语。此刻他正迷糊着，呼吸不长不短，好像睡得正香。

打他一进门，我就提防着。一个大耷兜重重的死沉样儿，里面装着类似齿轮钢轴什么的。硬戳戳的，能感觉到。如此这等分量，他居然掖在被子底下垫着。就是偷来的，藏在床铺下还不成？

“吃过了？”蚕豆眼儿开始和我搭腔。我就知道他没睡着。

“天都黑下了，你还不去吃？”我挪开脸前的地图册，答非所问。在外边走，常会碰到神兮兮的人。原因也是交流谨慎，各存警惕。

前儿晚上来过一怪人，鬓胡三绺，头上打着盘髻，也歇在那个床铺。半夜里我让尿憋醒，睡眼惺忪地爬起来。那人居然腰板直挺，披头散发，盘腿在床。惊愕得我靠在床沿，犹豫了半晌儿，才去厕所解了手。夜里我乍醒了几

起儿，那人都是打坐的姿势，纹丝不动。连他的喘气，都跟静夜一样，无声无息。就这样，一直到大天亮。人家收拾收拾，看也没看我一眼，赶船去了。

蚕豆眼坐了起来说：“去歌厅玩玩，唱唱歌，冲冲凉，消遣消遣，怎么样？我出票子。”

“没兴趣。”我把地图册又举到脸前，挡住他一连串的邀请。看着广西地图问他：“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……？”

这主儿说他是起营盘来的。可地图上，从营盘到合浦到滨城都没有路。难道他是起海上过来的？可……

“我是从涠洲岛过来的。”蚕豆眼里出现了诡诈的坦率。

“大船？”我盯着他，紧逼了一句。如果是大船，来路就该没多大问题。

“小船。”

“哟，风浪受得？”

“渔民不在乎，海里浪里半辈子啦！”

昏黄的灯光下，那张脸被海风吹得黑中透红。高颧骨，有棱有角，泛着亮，嘴巴上撇着细软且稀落的八字胡子。这都无可挑剔，但他一双白皙皙的脚，五指紧紧并拢，可不像个渔民。他见我打量他，把话题岔开：“北京还没到过，可在张家口住过几天，说离天安门还有几步路。你们北方忒冷。”

“还是南方好，风和日丽。”我附和着。

“走吧，咱们玩玩去。走吧，给个面子，你们北京人都挺随和的。”他两腿甩下床，趿拉上塑料拖鞋。

屋中的确闷得慌，还湿热得难受。再说了，这世界哪那么多坏人。自己多留几个心眼儿，就是了。

我用五指，梳理了一下零乱过肩的长发，穿上衬衫。衬衫原来是长袖的，因为这里热，我就把袖子齐根儿撕掉了。撕得不整齐，毛毛扎扎的。

出了旅馆，到了街子上。原来这里晚上比白天热闹多了。

这个歌厅小点儿，恐怕也就一百多平米。说歌厅不大准确，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烟雾弥漫的灯光下，温柔依偎着悄声窃语着或是喝酒。中央只有一对男女，搂贴得像是一个人。随着舒缓的音乐，脚步挪移，轻微地摇晃着。

音乐一停，歌厅里只有空调器的嗡嗡。黑乎乎的天花板下，好像飞来飞去有无数只蚊子。但很爽快，和旅馆里比较，如同两个世界。

没什么选择，角落旮旯都有人。只好坐在舞池边的位子，对着大门。

这家伙，挺豪气，上来就要了八瓶冰镇的珠海啤酒，还说喝完再要。我知道，这酒在外边的铺子里喝，都要三块一瓶。萍水相逢，这似乎有点过。

他叫我小曾，我叫他老黄。

喝了一阵儿，老黄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手表，马上有了心事重重的神色。好几次，酒杯端起，但没喝进嘴又放下。这一切，都被我眼角的余光捕捉到。我就更加百倍地警觉，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，他今晚一定有什么鬼祟的事儿。一年多来，我在大江南北独自出没，大事小事也见得不少，这点猫腻再看不出来，那才是傻×。

刚进歌厅时，蚕豆眼儿虽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但还算稳重。这会儿不成了，一个劲儿地左顾右盼，脑袋像个拨浪鼓。两瓶酒没喝完，他就去了卫生间。

我心下想，从观察分析看，这种人顶多干点儿偷鸡摸狗的勾当，做不了什么轰轰烈烈大事。你瞧他那份坐立不安的德性，眼睛没了眼睛，手脚没了手脚。这才多一会儿呀，就沉不住气啦。

可他这么一来，反倒弄得我多少有些不自在了。真不

如各自隐蔽得滴水不漏，在看不见的战线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即使你烦了累了，还可以装疯卖傻。

屋里凉爽，酒就不再想喝。音乐舒缓，四周静谧。一个跳舞的都没有了，中央显得空空旷旷。偶有服务小姐，端着东西往来过去。

老黄兴冲冲回来了，从身后推到我跟前儿一个穿超短裙，趿着木拖鞋的姑娘。白松松的髁膝盖上，陷落着酒窝；脚指甲红彤彤，如同两排熟透的野樱桃。老黄说：这姑娘不仅歌唱得好，舞跳得好，其它也特别好，能做全活。

姑娘经不起夸赞，喜笑颜开。没用让，就一屁股坐在我边上。一股浓烈刺鼻的怪香味，呛得我头眼都不舒服。

老黄见我没搭话，打着圆场：先聊聊天，说说话，交流交流感情，由浅到深，慢慢进入。

经验告诉我，与这样的女人无话可聊。就是你想聊天，你听到的也都是瞎话，而且编排得都很拙劣。尤其是她们的身世，相差无几。我没拒绝没言声，我知道她干嘛来的。谁敢说谁不是在世上混呢？！也得让人家把钱挣到手，活路死路也得让人家走一走。我就摆出一副走南闯北曾经沧海毫不在乎生死不吝的劲儿。

喝着她一杯杯倒满的啤酒，心里觉得老黄这人可爱又好笑。他是想让这姑娘灌醉我，缠住我，卸了我的精神，然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。真瞎灭，甭说这八瓶了，就是再来八瓶，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还是我。从内蒙到青藏；从戈壁到天山，而且喝的还都是白酒哪。怎么着？我从来没有喝倒过，四条腿的八仙桌倒了，我都不倒。酒这家伙，打小就是我的哥们儿，一见面就亲。亲亲热热之后，从不伤害我。

这时候我虽牛×，但也没大意，我知道分寸。藐视和重视，我心里打点得很匀称。还告诫着自己，谨慎着点儿，